

漢

書

二十一









張馮汲鄭第二十

班固

漢書五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

以貲為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事文帝

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

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欲免歸中郎將爰盜知其

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

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乎甚高論師古曰今其議論依附時

也事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亦漢之間事秦所

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

前漢傳二十一

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求渠反問上林尉禽

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畜夫從旁師古曰對上所問禽獸

簿甚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欲以觀其能口對鄉向應亡窮者

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

賴張晏曰村無可恃也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

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

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師古

存而則語緩



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以故不

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類替也解在成紀今

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

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

察也師古曰嚮讀曰鄉音錯音千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

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具

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

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

下不如今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

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

前漢傳二十

二

何五

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

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拜為中大夫頃之

至中郎將從行至霸朝陵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解在劉向傳

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

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

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倚音於綺反意悽愴悲

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

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

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

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解竝在劉向傳文帝稱善



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

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

尉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亦同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

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師古曰言天子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

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

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

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

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

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則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師古曰安宜傾

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

也音干故反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

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

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

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

君以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師古曰

曰共讀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

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

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候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微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抔為括勺之括非也括非應盛土之物也

此等讀如等  
級之等劉  
本其當存

前漢傳二



存足跪二字要  
是詳了前語  
不可削也

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虛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恢

咸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

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當劾帝不下司馬門

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

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師古曰鞮占

日鞮音武伐反顧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

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

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

前漢

四

楊德

名臣吾故聊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

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

過也年老病卒其子執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

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

為郎中署長郎氏曰以至孝間也師古曰以老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勿助反事文帝

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

自為郎也崔浩以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

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



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

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師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

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

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迺拊髀曰師古曰髀音陞嗟乎吾獨不得廉頗

李牧為將且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陛下

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

唐謹曰公衆辱我獨亡聞趙處師古曰何不聞唐謝曰

鄙人下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

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

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

韋昭曰門中概為闡師古曰音十列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

也音芳目反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

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匹師古曰設張營也音邁百金之士十

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是以

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澹石之擔如淳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

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



幾伯

師古曰幾致於雨朝也幾音鉅依反伯讀曰霸

後會趙王遷立

蘇林曰趙幽王其母

倡也

師古曰倡樂家之女

用郭開諂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

以為秦所滅今巨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

服虔曰私假錢也

以饗賓

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

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今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終曰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

沈

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

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

師古曰繇讀與

由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

文帝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

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

曰車戰之士也

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

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子遂為郎遂

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

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

文穎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

至黯

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孟康



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與相

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

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

延而燒也此音類寐反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

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

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節而行之上賢而釋

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廼召

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

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吏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

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長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閣

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

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

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

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

然好游俠任氣節行脩契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

傅伯爰盎之為人應劭曰傅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

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

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

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

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



欲云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

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虜上怒變

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

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黯曰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虜且已在

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

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淳曰村斂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各反瘳與愈同

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以瘳人師古曰瘳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

雖自謂責者弗能奪也師古曰責責責責音奔古之勇士也責音奔上曰然

前漢傳二

陳

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廁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丞相弘宴見上

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

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黯前奏事上不冠

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

以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更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也

也曰公為正卿上不能廢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

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

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以此無種矣

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



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

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爪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及古側

也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

與胡和親母起兵師古曰每因上方鄉儒術讀曰鄉

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

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

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

丁禮反陷人於罔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

疾黯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其罪

而誅也弘為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

有漢傳二

九

頌

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

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

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

音胡稼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

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大將軍聞

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

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

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

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

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



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隘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

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

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

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

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貫馬師古曰賒買也民或匿馬

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

臣黯民廼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

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

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

前漢傳二

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

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

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為陛

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

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

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

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

如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

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羸以謝天下師古曰羸餘也音弋成反又

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

羸 亦刊改



上弗許曰吾父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

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

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其上以

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

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子然後奉詔召上殿

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壑大賢反不

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今病力師古曰

日力謂甚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

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

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

前漢傳二

但也重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日豫黯御史大夫

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

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思

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

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

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

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

日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具二千石律具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月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



耳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蕭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執張羽於阨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脫音位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

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文道四通也請

之處閉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且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請謝賓客夜

以繼日至明日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

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

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胡浪反武帝即位

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

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蚡及書與事貶秩為詹事

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

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

其慕長者礼  
息不稱所自  
見即以為嫌  
矣自見當屬  
上句著下句都  
不成文理 劉

前漢書卷一百一

二

楊德



叩奉賜給諸公

師古曰叩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

然其醜

遺人不過

具器食

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

每朝候上聞說未嘗不言天下

長者

師古曰候天子閒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

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

誠有味其言也

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常引以為

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

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

視浹河自請治行五日

如淳曰治行謂莊嚴

上曰吾聞鄭莊行

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

意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母反

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

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

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當時為大司農

前漢傳二十二

十三

四五

任人賓客儻

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儻也師古曰儻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

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儻音子就反

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

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相長史也

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

石者六七十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

人中廢賓客益落

師古曰落散也

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

邾翟公為廷尉

蘇林曰邾音圭京兆縣名也

賓客亦填門

師古曰填滿也音田

廢門外可設爵羅

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

後復為廷尉客欲

往翟公大署其門

師古曰署謂書之

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

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師古曰見音胡雷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  
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楊子以為孝  
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楊子謂楊  
雄也信讀曰伸曷為不  
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  
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班固

漢書五十一

秘書監上護學士瑁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

日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

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

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

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

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

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畫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

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

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

姓任罷師古曰數數屢也任謂役也罷赭衣半道群盜滿

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天下之人

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一夫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

大訥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諱字與呼同諱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

殿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

殿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

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馳騫無所迫

南本浙本革帶

前漢傳二十一

揚琪

敬



觸建立旌旗不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

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

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

以金雉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樹

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死葬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

以役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下徹三泉師古曰

泉二言其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

之也音固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異

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被音皮義反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

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葬焉服

曰謂塊璞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顯猶裸顯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

土塊為蓬顯師古曰諸冢之說皆非顯謂土塊蓬顯言塊上生蓬者耳

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秦以能噬之力虎狼之心螫蟲食

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

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

音竹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

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地之磽者

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壟瘠薄江阜平河瀕雖

虎



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皋水邊淤地也師古曰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

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服

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日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文王之時豪

美者善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

摧折者師古曰雷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

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獨也勅重非特萬鈞也開道

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

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

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師古曰則雖有堯舜之智震動也

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

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

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箴箴也音之林反鼓自誦詩諫師古曰鼓自誦詩諫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

議於市師古曰旅衆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

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

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

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滑祝

此是出兩音  
當存  
庭庭又音浙

虐

前漢傳二二

三

楊珉



餽在前祝鯁在後

師古曰餽古饋字謂食不下也以公卿奉老人好饋鯁故為備祝以祝之

公卿奉

杖大夫進復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

師古曰脩正謂脩身正行者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

師古

曰視讀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

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

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

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

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二

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

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

然而兵

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

前漢傳二十一

四

楊瓊

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

師古曰適使也

昔者周蓋千

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

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

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

籍而稅之

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

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德之形

容蓋帝王之嘉致

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

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

一君之身

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師古

曰弋繳射也

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

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

師古曰言人人

為怨家

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



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

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

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縣石鑄鍾虛日縣

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以一至萬之事石以為磨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

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虛言其奢泰也虛

猛獸之名謂鍾鼓之節士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節以竹筵為

拊飾為此獸虛音鉅反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

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繫世廣德師古曰繫古累字以為子

孫基業無過三二十世者也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二十六世秦皇

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

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故死而號曰始

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

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然身死纔數月耳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天下四面而攻之

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自不知

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立養老之義

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

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

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

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詩曰匪言不能胡

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



南本 浙本

此下語未屬疑  
文不足

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  
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

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 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

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

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

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

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飾也 死則往弔哭

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

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外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 而三臨其喪未斂

前漢傳二十一

六

石貴

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

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

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

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

聞謂聲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 圖所

以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休美也 使天下舉賢良方正

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

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屬精而為潔

此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

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同 一日再三出臣恐

存正則語成三句  
於文亦足 浙



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

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

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賦

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瑟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

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筭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

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

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

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

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

前漢傳二十一

以相陛下也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

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

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

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

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

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

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且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

獵以夏歲二月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

夏音胡雅反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



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

臣不媿師古曰媿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

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宴息曰宴與讀曰豫方

正脩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

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

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

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

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

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八

臣

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

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

子為不善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大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詔

責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

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今民為

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

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

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

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

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



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

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

淮南之難然後廼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

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

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疆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至

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

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

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方目反

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

音之音之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

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

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

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

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三淮南之心思

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大王不憂

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

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胡馬遂進窺於

各



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

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

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

王渾素事二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

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

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

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曰襄舉也聖王砥節脩德則

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厲也音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

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節固陋之

前漢傳二十一

十

樓琪

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

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

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

讀曰悅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執鳥鳥象百

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鵬也如淳曰執鳥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鶚擊之鳥鷹鵠之屬也鶚自大鳥而執鳥者耳非鵠也

象古累字鶚音愕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武力鼎士衺服叢

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衺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衺音州縣之

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貴不能



安其位亦明矣

師古曰諸謂專諸貴謂孟賁皆古勇士也

故願大王審畫而

已

師古曰畫計也音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

求衣

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入關為之寒心散志也求衣夜索衣者不及待明意不安也臣瓚曰文帝入關而立

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師古曰瓚說也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褒義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叔儀父也

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

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指為梁王師古曰或說是也

壞子王梁代

如淳曰文帝之

二子晉灼曰揚雄方三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三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蜀也師古曰或說非也

益以

淮陽卒化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

應劭曰什僵什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什

前漢傳

十一

楊琪

音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

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

漢新垣過計於朝

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于弗迎則不至為吳

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

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

城破

兵不留行

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於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

西楚大破

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

則荆王以失其地

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

者也

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

不當妄起邪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



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

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忼

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則反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廁也

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也孝王怒下陽吏

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紮師古曰紮音力瑞反延

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

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

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去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

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北師古曰精誠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衛先生為秦畫

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

有漢作二二

十三

屠聚

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

之將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誦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

忠竭誠畢義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

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是使荆軻衛先

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

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示玉人曰石也刑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刑其左足

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

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王也以正而二世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敗貝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

音戈於反恐滿之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為後後猶下也母使臣為箕子接輿



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

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鳴夷受子胥沈之江

夷槁形師古曰鷓夷即今之盛酒鷓夷勝

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

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

師古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識

傾蓋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

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

王去者去齊之魏臨城自刎

以卻齊而存魏

孟康曰王去者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

生以為魏累遂自刎也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

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

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白

白

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

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

王按劍而怒食以駢騮

孟康曰駢騮駢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

珍奇之味師古曰食讀日飲駢音波騮音題

白圭顯於中山

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

人惡

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

心析肝相信

師古曰析分也

豈移於浮辭哉

師古曰不以浮說而移心故女

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員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

喜臏脚於宋宰相中山

蘇林曰六國時人被其刑也

范雎拉脅折齒

於魏卒為應侯

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答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



為應侯拉推也音盧盪合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

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雍之

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涑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施河有雍雍音於龍反服云雍州之河

非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人也師古曰比不容於世義不

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音頻寐反故百里奚

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干之乞資乞食以自致也

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骨

脛也薄止也骨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譽於左

前漢傳二二

一四

三

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

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齊

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謚也此二國豈係於

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

樂讒佞之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

師古曰齊之二王謚也

師古曰

日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



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是以聖

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會賢其相子

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封比干

之後脩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剝妊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脩之故功

業覆復於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

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

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袪及文公即位月其言以免呂卻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何則

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

前漢傳二二 十五 楊琪

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越卒終也

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繒丘之封人謂之曰吾聞處官久者士

始之祿厚者眾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眾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

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載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即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

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然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

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



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

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今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

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刑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曰沈

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閻投人於道眾莫不按

劍相眇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

奇蘇林曰抵音帶張晏曰抵根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立吳音反曰離奇各讀

字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

也容謂彫刻加飾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怨結而

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玉耳祗適也音支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

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日羸

謂無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伊尹管仲懷龍

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

於當世之君師古曰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眇之迹

矣師古曰襲重也言躡其故跡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

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

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

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師古



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

其首類匕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

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

之得太公非因舊何則以其能越轡拘之語馳域外之

議師古曰轡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

諂諛之辭牽帷嚮之制孟康曰言為右右便僻侍使不羈

之士與牛驥同皂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皂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曰皂

阜音在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阜反

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脩廉

隅若磨厲於石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邑

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躬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

入朝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

位勢之貴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脅迫也寥音聊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

人師古曰回邪也汙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

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

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

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

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

爰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



令人刺殺盜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  
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

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

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

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

十餘多竒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

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

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

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

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

前漢傳二十一

危之臣所三言且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始皇非能說其言

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讀曰悅也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髮

耳師古曰塵少也三言纒免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

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

時有竒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

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

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眾

不可蓋師古曰蓋覆蔽也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

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

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



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

師古曰間謂空際無事之時也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料量

日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今音力成反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師古曰謁告也

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

無有師古曰言獨一耳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

盜事即窮竟梁王忍誅如此則太后佛鬱泣血無

所發怒師古曰佛鬱蘊積也佛音佛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

君危於彘卵師古曰彘卵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

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具反瞿然無守之貞陽曰長君誠

能精為上三言之得母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

前漢傳二十一

十九

鄭玄

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

宮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

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

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日欲殺也及

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甲服虔曰音界予之異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

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

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

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

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

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繼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也春秋以為



親親之道也

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

魯哀姜薨于夷孔子

曰齊桓公法而不誦以為過也

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

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誦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

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

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

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

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

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獲謂

濟北王曰

師古曰獲音俱碧反

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

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獲遂見梁王曰夫

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

前漢傳二十一

二

鄭安

五裂之國

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

權不足以自

守勁不足以扞寇

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

又非有奇怪云以待

難也

如淳曰非有奇怪異計欲以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雖墜言於吳非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墜言於吳也

雖墜言於吳非

其正計也

蘇林曰墜猶失也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

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

易亡

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

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鄉公奔衛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鄉

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

師古曰鄉讀日鄉向見謂顯也

則吳必先

歷止齊畢濟北

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

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



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今吳楚之王練諸

侯之兵毆白徒之眾

師古曰練選也毆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西

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

無助跬步獨進

師古曰跬步曰跬音空象反

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

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

侯爭疆

師古曰區區小貌也

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

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功義如此尚見

疑於上脅肩低首紮足撫衿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也使有自悔

不前之心

張晏曰悔不與吳西也

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

者疑之臣竊料之

師古曰料量也

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

前漢傳二十一

二十一

張璠

攘袂而正義者獨大王耳

師古曰西山謂嶺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也袂衣袖也攘袂猶

今人云將臂耳

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

髓恩加於無窮

師古曰淪入也

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

王大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

於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

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

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

以王諸侯

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

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

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



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

重誅以直諫

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

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

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

係方絕又重

鎖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

出不出間不容髮

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能聽忠臣之

言百舉必脫

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

必若所欲為危於綮

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前漢書卷二十一

三三

張廷

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

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

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

走上天之難

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

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

師古曰背音步內反

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

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倉

鄭氏曰音悽愴之愴寒也

一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師古曰炊謂擊火也

不如絕薪止火

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

也養由其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菜百步百發百中

揚菜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

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

福生有其基禍生有胎

胎皆始也

納其基

絕其胎禍何自來

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

泰山之雷穿石

單極之統斷幹

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說幹謂井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文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子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

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文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子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

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文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子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

也

師古曰也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

丈必過

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

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師古曰徑直也

夫十圍之

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

師古曰如蘖言若蘖之生

前漢傳二二

二三

言明

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龍石

砥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師古曰龍亦磨也砥悍石也厲柔石也皆可以

磨者龍音龍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

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

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

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以誅

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

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



南距羌笮之塞

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才各反

東當六國之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

反六國乘信陵之籍

子孟康曰魏公子无忌號信陵君無忌嘗摠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明蘇

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

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

戎狄之義

師古曰脩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

今夫

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

國之大小以為吳禍

師古曰三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

此臣所以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此言於漢

李奇曰此言量也師古曰音子私反

辭

前漢傳二十一

二十四

石

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院反

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

帝之遺約

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

今漢親誅其二公以謝

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

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

過於中國

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

山之府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耳時

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

不如吳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



倉

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  
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

嚮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

長洲之苑

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

游曲臺臺臨上路不

如朝夕之池

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深  
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

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

王樂也

師古曰言其富饒及  
游宴之處踰天子也

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

半

師古曰十分之中可異五  
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

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蘇林曰羽林黃  
頭即習水戰者

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旌於其端也師  
古曰鄧通以權船為黃頭即蘇說見也

龍衣大王之都魯東海

絕吳之饒道

師古曰饒  
古餽字

梁王飭車騎習戰射與勅同飭

前漢傳二二一

二五

六貫

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

亦不得已

師古曰已  
語終之辭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晉灼曰  
吳楚反

皆守約  
不從也

齊王殺身以滅其跡

晉灼曰齊孝王將問也吳楚反  
堅守非三國後樂布問齊初與

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  
王乃自殺今此故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

四國不

得出兵其郡

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  
王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

趙囚邯鄲

寄圍趙王於邯  
鄲與囚無異

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師古曰言  
事已彰著

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師古曰梁下也  
兵方十里也

張韓將

北地

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  
也師古將北地者言將軍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家

子也張羽韓安國不  
將漢兵如說非也

弓高宿左右

服虔曰韓類當也如淳曰宿  
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

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  
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



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

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

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

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

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

即位乘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裏輪道死

師古曰在道病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廼得其孽子臯

師古曰孽庶也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之東

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

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買孝子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

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冗音人勇反見讒惡遇罪

闕自陳枚乘之子得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

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

經術談笑類俳倡李奇曰詠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恢音恢俳音排嘲音竹交反為賦

頌好嫚戲師古曰嫚褻汗也音慢以故得媠黷貴幸師古曰媠狎也黷垢濁也音瀆

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武帝春秋二上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

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禰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禰高禰

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禰祠而令臯作祭祀之文也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



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

臯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

泰山塞浹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

射馭狗馬蹙鞠刻鏤師古曰蹙足蹙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蹙蹙為戲樂也蹙音千六反鞠音

巨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

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

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俳見

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嫗東方朔如淳曰嫗音欺

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嫗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嫗其文散骹曲隨其事

皆得其意師古曰骹古委字也骹音被骹骹猶言屈曲也頗談笑不其閑靡凡

前漢傳二十一

二十七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望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

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

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

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浹曹史

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

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涼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復為郡

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張晏

曰光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

溫舒上書言且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

無知



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媿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

曰伯讀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大宗繇

是觀之師古曰繇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

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

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真以承天心崇

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賔愛民如

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

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

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

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然

前漢傳二十一

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

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

漢國師古曰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

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

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過

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曾師



日鬱譽謏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惡心實禍蔽塞師積也

日熏氣蒸也音動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

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

也死者不可復生縊者不可復屬師古曰縊古絕字書屬連也音之欲反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夏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人命至重

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宗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

以刻為明師古曰毆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

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

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

日視讀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

鍛練而周内之晉灼曰精孰同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音丘略反蓋奏

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各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

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

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喻為一切如淳曰喻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苦其甚乎治獄之吏此所

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

師古曰鳶鳥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

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

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詬音

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

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真省法制寬刑罰以

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復和樂與天亡

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六善其三言遷廣陽私府

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

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

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以盡臣節

事下度遼將軍范明文大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

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

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

間張晏曰三七二日二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一年上封事以豫戒成

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及王莽篡位欲

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

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古師

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坦公取郕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達不忘諫之以德也賈山

自下臠上孟康曰臠謂割切之也蘇林曰臠音摩臠也師去曰割音工來反鄒陽枚乘游於

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

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班固 漢書五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煥反喜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為吳相

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

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

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千庸反

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

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

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

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

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摠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也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

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迺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

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

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且里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榮

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

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元禮師古曰言特敬

此二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

浙

南本也字下有何偏亮以為嬰素忠謹氣高不以官業為重十

七字

予按師古注

例無何偏亮

此其誤寫歟



若只云田南山下即當作  
藍一佃字今作藍田為是

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田南山下師古曰數

月諸實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廼說嬰曰

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

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

趙女屏間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間祇加懟自明揚

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怨心怒也祇有如兩宮奭將軍

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嬰然

之廼起朝請如故挑侯免相服虔曰實太后數言

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救正頓也多易多輕

前漢傳二十二

建陵侯衛綰為丞相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實嬰已為大

將軍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

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

言末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

二十九篇書盤孟中所以為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

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晉灼曰案藝文志孟說

是王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

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師古曰下

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欲以傾諸將相師古

浙

沾音瞻



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

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

師淳曰多薦名士各士得進為帝畫

計策也師古曰填音竹乃反

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

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

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

有讓賢

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

師古曰風讀曰諷

於是迺以嬰為丞

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

惡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方今之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

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

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死也

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

前漢傳二

三

錢珮

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師古曰推轂謂外薦之若轉車轂之為也

迎

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

服虔曰除關禁也

以禮

為服制

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

以興太平舉謫諸實宗室無行

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

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實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

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實太后滋

不說

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

實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

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相至侯許昌為丞相

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

南本作然  
浙本作能



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

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曰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

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

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天下士郡諸侯俞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

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

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蚡以肺歷方以故云富於春秋

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者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

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其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

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

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

武庫是後廼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

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比日鄉向

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

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弟師古曰言為諸弟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田園極

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

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儻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

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



南本作不顧不  
若作否字

南本浙本同  
作常非是

浙

軍字為尤此自  
說漢何須以漢  
別之

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熬馬師古曰熬馬唯與傲同

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嬰子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

姓為灌孟師古曰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

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以千

人與父俱孟原曰官主千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

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

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

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己善者及出壁門莫

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

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

漢壁師古曰走趨嚮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

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

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涼反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

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

廼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

下潁陰侯言夫夫為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

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即位以為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

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

故徙夫為淮陽

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

重不得

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

夫醉搏甫

師古曰搏以手擊之

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

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

師古曰使酒酒而使氣也

因不

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

俞貧賤尤益禮敬與鈞

師古曰右尊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

寵下輩

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

士亦以此多之

師古曰多猶重

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

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

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

數十百人

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師古曰波讀曰橫潁川

師古曰橫音橫孟反其下亦同

潁川兒歌之曰潁水

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鄉

相侍中賓客益衰

師古曰以夫居家而鄉相侍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及竇

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

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

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詳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

前卻為

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

重

張晏曰相薦達為齋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偽反

其游如父子然相

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

師古曰謂喪服也

過丞

根格當從手



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

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况魏其侯師古曰况賜也夫

安敢以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辨具酒食

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口明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

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洒掃張具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寄反至

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

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留忘

也廼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

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

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

前漢傳二十二

吾醉忘與仲孺言廼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

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蚡不起

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廼扶夫去謝蚡蚡卒

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

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

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廼謾好謝蚡師古曰謾猶詭也許為好言也

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

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

也師古曰預預干也五只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

也師古曰預預干也五只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

也師古曰預預干也五只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



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燕索畢之

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

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

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

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

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

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

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

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

將軍貴人也畢之旅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劫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

前漢傳二二二

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時蚡不肯師古曰不肯為盡也行酒次至臨

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

夫無所發怒廼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今日長者為壽廼效女曹見咄師古曰女曹見猶言見女輩也咄音目曰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子孟康曰李廣為東宮

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

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今廣何地自安處夫曰

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

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出稍稍去嬰去戲夫戲古也

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

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令出也漢書多以戲為麾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



也廼今騎留夫

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

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

案夫項令謝

師古曰使其拜也

夫愈怒不肯順蚡廼戲騎縛

夫

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今收縛夫也

置傳舍

師古曰傳舍解在郵食其傳

召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

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召宗室謂請召之為客也

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

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言為不敬

繫居室

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

遂其前事

師古曰遂竟也

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

得棄市罪嬰愧為資員使賓客請莫能解

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

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

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

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以救夫嬰

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逆

師古曰相逆逆也音悟

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

曰言不過失爵耳

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廼匿其家

竊出上書

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人知之恐其又上諫也

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

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

如淳曰東朝太

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

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

過廼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

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因言蚡短蚡曰天

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

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

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

不如魏其灌

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



印視天俛畫地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辟睨兩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印讀曰仰辟睨兩

宮間

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作瞬睨音吾計反

幸天下有

變而欲有大功

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

是瓚說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

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

馳不測之吳軍

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疆盛也蓋音何

身被數十創名冠

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

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轆宗室侵犯骨肉

師古曰較轆謂蹈踐

之也較音凌轆音郎戴手反

此所謂支大於幹輕大於股不折必披

師古

前漢傳二十二

十

張晏

曰披音不靡非反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

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

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

局趣效轆下駒

應劭曰駒者加馬著轆下局趣蹶小之貌也張晏

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

吾并斬若屬矣

師古曰若汝也即罷

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

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

晉灼曰藉蹈也

令我

百歲後皆魚肉之乎

師古曰以此魚肉而食獸也

且帝寧能為石人

邪

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日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

此特帝在即錄錄

師古

曰錄錄言循梁也

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師古曰設上猶脫也

浙

復浙

當作復即在  
一時何容更有  
前後也



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田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

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

人蚡已罷朝出上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

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

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命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安國良久謂

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夫魏其毀

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以肺附幸

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

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發君魏其必媿杜門齧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

齧齧也音出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

前漢傳二十二

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

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

讎晉灼曰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孝景時嬰

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事而上於天子及

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

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與也書奏案尚

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

詔書獨臧嬰家嬰家承封子孟求曰以家承印封遺詔也迺劾嬰矯先

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

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瘵不食欲死師古曰瘵風病



浙本作評

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

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以十

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春蚡疾一身

盡痛苦若有擊者諱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灼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灼或言蚡

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諱古呼字也若謂啼為諱服則諱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上使視鬼者瞻之

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咎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

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

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

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

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

前漢傳二十二

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

雜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

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

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

千石出入游戲潛於天子師古曰天子聞之心不善

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

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



或無此

此注與正文相差

南本無而字餘本有

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

嚮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

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

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

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主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趨

入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趨言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趨警入言趨者互舉之耳車旗皆

帝所賜即以嫪鄙小縣康虔曰嫪夸姪也晉灼曰嫪音坵嫪之嫪鄙展曰嫪好也自以車服之好

曜邊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音音是也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

前漢傳二十二

十三

陳覓

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按責之梁王

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

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

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

教迺為太后遺真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

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由

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

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

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漢時也幾音居也且反

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



咲

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

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日不足繩治也治讀如

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

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實太后所乃詔王以安國

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

恐漢大臣不聽廼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

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廼遣使捕詭勝

必得師古曰必得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

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

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

前漢傳二十二

十四

康亮

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

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

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

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

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

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

毋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真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

自殺也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

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戌犯上禁燒明

休

南本 浙同 音椿戌反



法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

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

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

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

梁事皆得釋

師古曰釋解也

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孝王薨共王即位

師古曰共讀曰恭

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

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

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

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

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

前漢傳二十二

十五

厲

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

下其議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

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

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

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

師古曰負恃也

遷徙鳥集難得而

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古弗

屬

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

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

虜

以全制其敝教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

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翦

壹

師古曰豪猶帥也

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



浙

當作人人遣  
見天下同任  
之意

浙

誘以利致之伏兵龍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

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

于待命加媢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其閔之師古曰竟讀曰

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

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

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

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殖也匈奴

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淳如

曰任人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

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

前漢傳二十二

十六

周成

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

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

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開暇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飢

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

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已

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

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

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

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

曰宿夕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



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龍不禮

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目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

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

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

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驍士卒傷死中國轎車

相望師古曰轎小棺也從軍死者以轎送致其喪載轎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轎音衛此仁人之所隱

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

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

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

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威不

能制疆帝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

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疾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疾疾風也音必遙反畜牧為

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

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數不

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

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

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

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闢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

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

前漢傳三二

十七

沈信



塞

如淳曰塞上種榆也

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火然後敢牧

馬

師古曰燧火古燧字

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

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

猶以疆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

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

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

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比日可徵

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

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

師古曰舍上息也

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

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

音芳目反墮音火規反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

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

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

彊弩弓之末力

前漢傳五十二

陳慧

不能入魯曾縞

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

夫盛之有衰猶

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為功

師古曰毆與驅同

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

糧乏徐則後利

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

不至千里入馬乏食兵法

曰遺人獲也

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今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

意者有它繆巧可

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

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

過

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

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

士不可以文亂

師古曰方道也

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

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臬騎壯



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

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壘壹為間

師古曰間音居音見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

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壘壹

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

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

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在雁門當是時漢伏兵車

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

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

前漢傳三二

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

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

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輜曰輜重重

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

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

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

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

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

眾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

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返撓當斬服虔曰返

南本無也  
浙本有也

祇

浙本無當斬兩字



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繞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且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

繞屈弱也恢行千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三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

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紛紛言告上上曰首為馬

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

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尉士大夫心

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眾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

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

舍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者師古曰

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

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其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以此稱

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

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紛紛薨安國行丞

相事引憤車寒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憤車跛蹇也上欲用安國為丞相

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

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渝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

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

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

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屯罷

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

南本有奉引字  
他本只云引字  
謂作奉引為是

之人浙

籠



浙本作欲倚

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

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

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

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

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與得罷歸以為幸也他皆類此廼益

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大史遷

等定漢律歷官至詹言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

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任之也音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

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

前漢傳二十二

二十一

牛

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蚡負責貴而驕溢師古曰

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惡能

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焉謂於何也以韓安國之見嬰臨其摯而

顛墜李奇曰李奇曰陵夷即陵遇師古曰陵夷即陵合有命

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乎師古曰言

非由命也

竇田灌韓傳卷第二十二







